

肉

麥

別

藏

江蘇古籍出版社

古逸民先生集
南海百咏 史詠集

史詠集

江蘇古籍出版社



四庫未收書提要

擘經室外集卷三

史詠集二卷提要

宋徐鉉撰鉉字秉國蘭谿人與金履祥友善履祥嘗延致以教授諸子是編卷首載許謙序末有張樞黃潛及其子津後序謙潛並稱鉉取通鑑所載君相事實人為一詩總一千五百三十首此本所存僅三之一止于唐而不及五季卽唐以前諸詠逸失已多然意存勸戒隱發姦諛之旨溢于言表雖殘闕之餘猶為藝林所重也

徐見心先生史詠序

見心史詠始周威烈王訖於五季凡一千五百三十首
先師之執友見心先生徐公所作也昔侍函丈間嘗聞
先生學優而聞多慨然有□於□□取通鑑所載君相
諸臣疏其為人大較相與商畧既定其得失從而長言
之名之曰史詠其義深有功於名教云用是敬慕欲一
見不可得今年春先生之仲子津抱其書二三冊而來
既躬覽而識其概竊惟書詩春秋皆紀事之文也二百

四十二年之事權其輕重筆則筆削則削善善惡惡之意白矣書道帝王之政故獨取其善詩雖咏歌之文然被諸管絃傳在人口皆策書所載者况聖人所刪定美刺尤章章亦史之類耳大雅不作王風下降絕筆於獲麟秦漢以還史家類善惡具載莫能予奪無復詩書春秋之遺意蓋彼無精審之權度務成一家之書雖然紀次欲使後之覽者知所自擇固致謹之意也然史所以彰善癉惡尚論古今人物苟不能推見至隱誅姦諛之

意發潛德之光使是非不謬於道猶為立言以詔後乎
此史詠所以作也今觀是詩分類立名已凜凜乎大義
如孟子鄒衍史記同傳今則別諸子於諸儒登豫讓於
節義之首名曹丕父子無異於諸臣又如謂漢高為義
帝發喪而宴樂於彭城孝文惜露臺之百金而不愛銅
山之巨萬光武之量不及伯升昭烈之賢過於光武邵
陵厲公高貴鄉公本非凡主特迫於大權之已移若此
者皆微顯闡幽之意協之於音韻播之於聲歌殆將使

人詠之繹之自興起其善善惡惡之意於詩書春秋之
遺法蓋一舉而兼得矣不圖衰老獲遂夙心猶以不見
全書不能盡知先生之論為有餘憾然以類推他亦從
可識矣故書而歸之先生諱鈞字東國見心其自號隱
德弗仕娶之蘭谿章林人皆

元至順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後學金華許謙序

徐見心先生史詠後序

見心先生世秉周禮而留意於舊史睹前代遺事而形諸賦咏自周季訖於五代與通鑑相為終始陳其善惡風刺昭示法戒而無遺焉爾先生之志亦可謂厚矣抑樞聞之觀於史者必本諸經經者所以權衡萬理事為之衷者也不本諸經而徒觀於史其於善惡得失又將安所取衷哉先儒謂善觀史者若能史之治獄傳猶成案經猶律令也先以成案處議而以律法決之則十不

失其一矣今先生既留意於史而能一本於經宜其事
理粲然目擊而脩若獲人之為涂郢人之為斲同工並
用無有不合者矣使昧者為之則事理喧拏是非眩驚
外之多敵而中焉乏守政復五行俱下萬言成誦罄往
古之遺蹤窮竹帛之紀載祇足以備游談資末議其於
脩已治人之道盖枵然而已爾先生諱鈞字秉國蘭谿
人樞之從舅父也以大父宋汀州使君任為濠州定遠
縣尉國除遂不仕家故多書以經籍文史自娛同郡仁

山金先生與先生有雅故晚延致之以教授諸子且朝夕惕厲明脩己治人之道時其暇豫作為賦咏以道前代得失凡若干篇先生既歿其子津請金華許先生序所以作詩之故既備既美矣久之復以示樞俾申述焉樞義不得讓遂衍其說以釋其義先生之孫機有志於學者也予懼其徒觀於史而不本諸經廼諄復先志以申勸厥衷庶克紹家學以世濟其美始於為已推以蒞人無往而不合者也則是詩之作豈獨以事淹詠資論

辨而已哉

元至正五年乙酉夏四月癸卯從甥東陽張樞敬序

徐見心先生史詠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者
盛時之為詩薦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於朝廷則
有以知其政之興廢施於邦國鄉人則正於上而被於
下者又有以為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
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徃徃陳古以刺
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
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善貶惡

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慨於心莫不為之發憤抑鬱嗟嘆而咏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為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於三良張景陽之於二疏謝宣遠之於張子房盧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跡章聯句續至於累

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
預乎金華蘭谿徐章林先生夙有聞家庭所傳先儒道
德性命之說而猶精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記
君臣事實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爲一詩摠一千
五百三十首命之曰史詠其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
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
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於春秋絕筆千百年之後豈
非先生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為

用乎先生歿已久仲子津始出其詩求許先生謙張君
樞為序以俾其不朽謂潛復為後序潛竊觀先師朱子
感興之作挈提前史之要領為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
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太博而亦不可徑約今於學者
不申先生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末簡以
諭於同志其亦以為然否先生諱鈞字東國號見心其
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於前序者此不具時

元至正六年秋八月十日後學黃潛拜序

夫典謨訓誥古先聖王載事之書明善惡示監戒也周
衰列國縱橫而亦莫不各有紀事之籍孔子因魯史而
作春秋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亂臣賊子有所畏
而不敢肆是則春秋之作殆又嚴於紀事之籍矣下逮
漢唐歷代之史褒貶去取世不乏人若班馬之傳記習
鑿齒之春秋皆以直筆記事未嘗有阿私畏避之辭然
論其實者不計其辭之詳正其非者必究其情之實後
之觀史者欲由博而知約孰若自約而盡博此先君之

史詠所以作也若夫善善惡惡抑揚予奪世道升降人事盛衰觀夫詩則知過半矣先君世習周禮博覽經史與仁山金先生相友善講論理義之暇慨然有志於史詠原心論迹分類立名上自威烈下至五代明君賢相之治平亂臣賊子之僭竊莫不聲其功罪鳴其正邪截然若刀鋸之裁割權度之稱量而二十八字之中凜乎其可畏使後人歌是詩而知其事咏其辭而得其實垂戒之意殆與春秋筆削之義相表裏偉哉是詩也津勿